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張之洞題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三

答署鄂撫胡潤之中丞

丙辰

接三月初七日一函又初八日廖劉等一函則羅山眞死矣悲痛何似彭之與殤同一死也使羅山以一老諸生終於牖下亦復何味轟轟烈烈大做一場志雖未伸而氣亦少舒吾不爲羅山慟而且爲羅山幸但不知生民浩劫何日可了天於斯人豈遂無意乎迪庵權統其軍事以威望以官階以士卒親附而論宜也時衡仍回洪山同紮賊必不敢輕來撲營尊處各營亟須畱意大礮試放數日賊必來猛撲幸謹備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一

之劉霞仙已兩函速其來惟其太翁性太執拗動以逆親兩字呵之霞仙未能爲絕裾之行也今日曾沅浦來此又屬其明晨專人坐請之并告羅老之喪至朱鐵橋則以老母禁其外出之故恐難必赴耳滌公六弟名國華號温甫者已來營其人有血性有才具當可帶一營羅老三營似須汰存爲兩以霞與温統之或可也章門事勢岌岌周鳳山以三千餘人敵數萬之賊賊更番疊戰而官軍不休息以致此挫非戰之罪也與悍賊對壘至多不過五成隊梧岡出入成隊以致營壘被踏蓋賊太多出隊又不能少所以難

也滌公入章門盡調水陸兩軍爲守省城之計其勢不得不如此然東路又糜爛矣江西事恐不可爲以民心全變大勢已去也滌公望羅山眼穿而羅復如此奈之何哉璞山追粵賊尙未返楚此公麾下才一千五百人意欲其由茶鄴出吉安一路當增至三四千始可然此時搜括已盡從何處取此巨餉且楚境與江西相首尾平江以東至於興國一有闖入則鄂省戒嚴湘之北路又須重兵駐守而南路之廣西路之貴州皆亂門也戒備稍疏卽禍不旋踵吾省何時得息肩乎其亦終亡而已吾省人才供數省之用

而本省見在能當一面者除璞山蔭渠而外實難其人籌餉籌將兩事已智盡能索擬欲自領一軍爲異日死鬪之地而中丞未之許且亦無餉可措也河南賊勢如燎原 廟堂必先憂此東南請兵餉必無以應北岸十二萬虛糜可惜其舉動多係魁蔭庭所爲此公爽亮而無實際丁果臣周笠西輩儒而迂者也張仲遠過於自信王子壽好人而非經濟之才談則美而施之實事則多滯也用人最難林天直劉富成皆老兄所不甚許可者然弟用之則無不如志矣老兄望人太高而所用則往往取其低者試平心察之

答王璞山

見兩次手書怒氣勃勃紙上擬不作覆以避其鋒且以全交道也然竊念閣下知我固不深我於閣下雖知爲豪傑之士而敬之慕之然亦未能深測其詣則姑盡吾心所欲言者言之以觀其是否也閣下之善用兵此不必我而知之也走卒童子知之矣然僕所不滿者充其所至不過一志士而欲自命爲聖賢也自命爲聖賢固不可乃閣下旣以聖賢自命而欲以庸衆處人并以不肖責人是尤不可也昨從中丞處見閣下上葉公書及正月以後日記其中是非不明

何曾比予於是之意此非僕所敢知也至於矜與露之說警庵能爲此言庶能不負閣下者閣下亦於所言不能無稍動然方且因餉饋之不繼大聲疾呼謂己之勞苦功高不爲人所諒如此己之能節餉如此人之不能如此某也奸某也惡其不能容我而恤我之士卒如此呼冤訴苦刺刺不休其得不謂之矜且露邪夫餉饋不繼與卹賞之不以時局中諸公誠不爲無過矣然當此三空四盡之時主兵者亦安知籌餉之苦使局中所存足供支發而於閣下獨靳焉責之宜也當茲時局艱難朝不謀夕之時而猶節縮他軍以供麾下之士自上年以前固未敢缺也此心甯復有他至新正以後閣下追賊出境文報缺如有謂其仍在江華者有謂其仍在藍山者閣下旣未嘗言其行蹤所至而此間亦祇謂旦夕可得消息日復一日遂致逾期此亦未嘗無可原也閣下謂他營之卹賞均已發給而尊營獨缺僕於局中一切固未嘗詳究然所知者李相堂一軍二千人共欠月餉七萬有奇趙玉班一軍千人共欠一萬五千有奇遑問卹賞一節其以月餉扣發卹賞與否固未及知然欠發之餉甚鉅不獨尊營爲然也明矣大抵撤遣之日則卹

賞與餉銀固不能不一一核算明白定期清償其見
在未撤者局中以姑且陸續支給先清勇糧以免飢
潰而卹賞且從後償之此舉之不然僕亦再三言之
蔭渠在長沙時亦云必不得已毋甯緩口糧而發卹
賞且以廬州缺餉八月而卹賞隨給亦能戰勝爲證
可見局中之非偏薄於麾下也平心而論局中諸公
不知戰陳之事於此事未免處置失宜其云毋得輦
轄一語尤未免措詞失當然亦非有心與閣下爲難
也明矣閣下當平賊立功之時當路方倚爲長城君
自主兵被自籌餉又無從生其嫉功妒能之見卽果
有他亦何必於公牘中故相指摘乎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事上之敬乃其一也方伯觀察爲官寮之尊閣
下亦宜稍伸州民之禮今以一時疏誤遽爾怒於色
而徵於聲可乎至於局中委員不過共襄鉤覈之役
出納是司其於大端均須大僚裁決抑何足怪就令
有行詐售僞者出於其中亦當婉告當路不宜泛及
主持局務之人方爲得理

答王璞山

頃得十七日東陂一信并引詢來卒知越境過征土
卒勞苦備至芳春草長蠻鄉煙雨瘴癘時作軍士多

染病者村墟購藥殊難良用爲苦尊體亦尙未康復
舌苔黑燥如故是積勞所致無疑尤爲念之聞之老
醫凡感深山嵐瘴氣及飲食不潔致疾者皆能成疫
古無疫字醫徑通作役蓋同時所患略同如徭役之
役也不可以傷寒家法治之證相同而施治相反傷寒宜表散疫則但宜清熱解毒也若誤用表劑則毒散播臟腑不可爲矣誤者必殆僵蠶蟬蛻生蜜
三物尤不可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病之從飲
食入者須之蜜以甘芳之品滌汗濁之氣生者尤取

其潤利也此外則芩連梔柏石膏之屬以意加減重
則芒硝大黃諸品亦所必用惟補劑表劑則非所宜

耳弟曾於道光二十九年設局造藥以此方愈多人
故知其理不易也江西自石逆竄入之後瑞臨袁吉
諸府俱陷前月杪撫州豐城亦失賊由章門西路蔓
及東路蓋欲落其枝葉以撼其本根滌公水陸兩軍
不滿萬餘所盼者湖南之援師及羅山攻鄂之師耳
羅山攻鄂近三月無戰不勝然安徽九江黃州之賊
悉力上拒賊守益固厚庵帶水師十營助其攻剿亦
無戰不勝然無如巨艦大礮何羅山二月二十九日
得滌公書卽與弟商之欲以迪庵峙衡分援江西而
親率湘勇二千餘與潤公攻鄂其書卽有與鄂終始

之語初二日賊以全隊撲營羅山出隊左額受槍子
微傷猶裹創與諸卒周旋次日心神昏耗舌亦微強
潤遣人來此求淺詳其傷狀蓋心已憂之并屬弟致
書劉霞仙邀朱鐵橋往初八日已刻則羅山薨於軍
次矣痛哉上年塔公之變已出意外今復如此天心
殆未可知今日聞其喪至自鄂擬明日一往哭之同
志幾人又弱一个閱書至此知吾兄倍難為懷耳霞
鐵諸君俱以老親不許外出為言此固難強使其得
請豈煩我輩饒舌耶聽之而已迪庵善戰善守善撫
將士諸勝羅公而略則遜焉石逆故桀悍而能用謀

賊之多以十萬計恐非迪庵所能當也蔭渠自醴陵
出師八戰皆捷蕭濬川楊墨林由瀏陽出師四戰皆
捷共斃賊不下七八千之多

所殺多土匪也長
髮不過數百而已

而土

卒之陣亡者只三人受傷者才百餘而已固由官軍
精銳無匹亦逆賊方肆毒於章門之東故我得乘其
瑕而攻之若後路可無須兼顧則袁州可復也以吾
鄉援江而論須是三路出師一由酃茶攻吉安一由
瀏醴攻袁州一由平江攻義甯擣瑞州則吾東界之
防可撤而併力以援江否則節節搜剿步步顧後曠
日持久賊得益為之備也此時不特無此兵力亦無

此巨餉明知其利鈍攸歸而未能決之如何如何鄴
茶攸均時有吉安賊匪窺邊老兄之調往此路中丞
意欲從此再出一枝又念柵桂一路雖藉雄師之力
半載數月必可無慮而富川之賊方屯踞於此耽耽
窺伺恐其將乘間侵軼西路又不可無防前札調兄
赴省者蓋以兄連年戎馬關山於兩處情形最熟故
欲細爲商榷耳嗣因鄴茶疊有告警之稟遂札兄赴
鄴以暫紓邊患其實鄴茶攸均爲江西入楚間道老
兄或於彼處一帶擇要駐紮相機策應而不必定駐
鄴縣或畱軍於彼輕騎來省一商亦可均聽尊裁寫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至此適何玉貴覆書至又悉一切江西大局北自義
甯南至永新永甯千餘里間均是賊踞石逆此來意
在滌公故先從西路斷其左臂以絕其援師吉安旣
陷之後撫州又失則東路又急章門三面皆賊矣江
西兵勇無一可用所恃僅滌公一軍滌之陸路僅周
鳳山三千餘李次青三千不能不撤以守省門以禦
撫州之賊鳳山之勇均係塔公麾下百戰勁卒其樟
樹鎮之敗實以衆寡不敵之故見惟餘二千退守章
門外之廿里恐不能軍也石逆在諸賊中最狡悍上
年自武昌縣金牛率悍賊三萬來羅山方克崇陽分

李石仙及彭春圃往勦濠頭之賊突與之遇彭李殉焉嗣是而上通城則平江四營潰而李擴夫殉之既由通城入義甯境陷新昌次第蠶食并會合廣東湖南土匪之自鄆茶逸去者賊又數萬而勢益熾江西士民以畏賊之故媚賊且爲賊效死以扞援師居然別一天地矣吾鄉援師專從醴瀏兩路以規袁州是擊長蛇之腰設賊從旁郡抄擊我軍餉道必斷進不得江西之助退不得本省之助孤軍深入四面皆賊行將自潰蔭渠之初出也其時吉安尙未失猶望南路可無他憂自吉安併陷湖北之賊又分竄義甯而

此餉需困竭之時弟豈不知爲省兵節餉之計而顧不敢以其所知欺老兄也老兄如來省晤談一兩日則積疑可釋而所爲私憂竊計者當亦釋然病亦稍稍愈也弟以無學之身處機要之地所以不敢遽去者桑梓之故耳救一分算一分保一日算一日否則殉之而已蓋早計桑梓有他則此身亦無著處怨謗所不敢避也至於聞言而不克己已知而又文過有一如此則敬求老兄痛切示之弟生平無一善狀惟不護短二字覺尙勉強企之幸毋以爲不屑與語也

答王璞山

左文義公書牘節要

卷三

十

處事認真最是自盡之道石泉說弟亦不謂然聖賢從無不認真之說惟處事不能離忠恕二字不認真不得謂之忠人患其太認真則亦不得謂之恕也老兄服善最勇而嫉惡亦過嚴惟其服善最勇則有時非善而亦服之矣惟其嫉惡過嚴則有時非甚惡而亦嫉之是以剛直之意多而含宏之量少也人之與我同者吾不可不知其短人之與我異者吾不可不知其長人之與我諧者吾固厚以結之人之與有隙者吾亦寬以容之其處事也亦然是非旣明之後吾之分吾之願力能作到十分者吾固盡其心力赴之

否則七八分亦可住手苟踰量圖之則人情之所不
順事勢之所甚阻恐將并此七八分六七分者亦不
可得矣以此數語論忠恕二字固知其不確然理亦
無不可通也高明謂然否四年春羊樓岳陽之役士
卒友朋之預此難者多老兄思及輒爲痛愴普查而
祀祀之於義極當亦早爲中丞言之手示并轉達矣
但黃子春明府未知肯來湘鄉否擬再爲石樵圖之
今夜晤石樵云
子春不能來也當時人情囂然一二奸徒以浮詞鼓
煽與帶勇之家爲難波及戚黨逼迫搶劫卽堂上老
人亦且避之不暇宜事後念之而蹙然傷也此輩無

賴之徒何地蔑有當事勢倉皇坎坷踴躍之時若輩
以揶揄之情行盜賊之術法無可寬取而尸諸市亦
足以懲前惡而儆將來委員查辦之舉固不可少已
爲中丞公言之而諾之也然弟竊有說焉老兄前在
長沙譚及此事輒憤然勃然必欲大創之而後可但
思郭令公於祖父冢墓被掘之時輒自引咎而不欲
窮竟其事當時奸人知感而後之論者亦歸美之似
與老兄此舉用意迥別夫人於所仇怨之人力不能
制之姑隱忍焉常人_不爲也力足以制之而若忘其
爲仇與怨則其用心異矣橫逆之來又何難焉此犯

而不校所以獨推顏子也將來如有委官來鄉按治其事老兄似可置之弗理也袁瑞尙未克復而章門距城三十里亦已有賊殊爲憂之吉安賊爲贛州擊敗形勢似亦狼狽撫州有克復之說未知確否頃得潤之書五月十七日向榮全軍失利孝陵營壘全陷賊已近至丹陽蘇州可危其上竄救鄂者已至武昌縣郭店地方觀其注意盡在上游深恐由金牛保安一帶竄崇通蒲圻以窺吾省北路而平江探稟則云江西逆賊回竄義甯州者多至近萬其向鄂與竄湘則未可知也永明之賊回竄廣西恭城一帶似暫時

永郡之防稍緩中丞以岳州一路防兵頗單又無將領意欲以北門鎗鑰付老兄也已有文書發下矣衡州不可無勇李相堂已調赴鄴縣則駐鄴之衡勇可以回衡將來永郡作防恐非江達川不可也

答王璞山

來示具悉膽草泄肝氣太甚恐不宜多服膏淋之證由相火不安其宅而然然必君火過動而後相火隨之似此證非養心不能愈徒服涼劑以有形之水滅無形之火是治賊而日日殺良民以爲功也盍速止之聶樂山老翁訓子書以痰升火降喻世之治亂其

言甚可味老兄能勘世之亂而不能匡一身之災何也崇陽之廖賊武昌之葉姓揚州之楊姓蓋必自命能結識劇盜者爲老兄誦之而老兄夢想奇才求之不得則以爲今世刑戮之民必有奇才出其中也不知若輩祇能爲亂民耳一借之階級乃如獼猴頂冠束帶人縱不料量之終覺不安必弛之而後快試看歷來游俠有幾成人屠狗販繒中所以有豪傑者所執雖卑而其心尚樸其性尚完若游俠則已鑿其天縱其偏至之性不畏不仁不恥不義矣吾安得與之游節義之林哉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三

與王子壽

石逆此次上竄有潤迪厚三君子持之早知其不足爲害惟城中殘喘得以稍延恐旦夕未能卽下逆賊仍有竄援江西之意彼間自楚軍抵瑞之後大局漸轉聲息頻通當可支也如石逆眞竄瑞郡中丞擬移援鄂之旅東赴瑞州且俟其蹤迹稍定再作區處吾鄉以一省支五省之寇境外皆賊防不勝防惟有度其緩急捲甲趨之所苦餉費繁鉅實有難支耳向提軍聞已卒於軍此後金陵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浙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能老兄前書亦首舉之不知何

說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卽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 廟堂至於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谿崗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卽譽望仍復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爲健將卽明略最優熟習古今事理者亦復云云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 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衆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尙有亂有未亂也今乃併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眞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此公之不能爲將在忌克而不愛惜人材一語弟深有所作曝背時一談可耳

與劉峙衡

得十四日書知瑞賊負固如故此亦意中事也自古攻城無善策徒傷壯士非斷接濟覓內應不爲功天下事非人力所能致者不可勉強爲之須是另想主意袁城之克亦是斷接濟覓內應不貴仰攻也逃去賊匪無多卽到臨江亦不能爲瑞郡助勢蔭渠已分軍向分宜新喻以規臨江矣袁城旣克自應迅圖臨江暫不能分往瑞州曾沅浦周鳳山請調赴吉安中

丞亦未許也用兵須顧大局若各顧其私鮮不誤事
老兄在瑞州則願添湘勇往瑞曾沅浦在吉安則願
添湘勇往吉安其實同一楚軍同一援江無所用其
區分耳吉安之賊十月初旬援袁州之賊實係傾巢
而出存城者不過三千毛賊耳劉蕭兩軍於初四日
大獲勝仗傅忠信卽偽受傷斃賊不少其時若鳳山
沅浦兩軍急赴吉安則此城早得矣惜中丞聞撫州
之挫慮瑞州喫緊遽調援瑞耳見在賊圖堅踞吉安
未知沅浦鳳山能速下之否鳳山無遠略而自作聰
明不如沅浦遠甚特以其宿將尙能戰遂勉任之楊
時和可惜之至此等好漢受傷乃其本等但不知尙
可救否念念

與王璞山

日前專足奉一書計已達覽巴臨兩處必有銀可撥
中丞已飭曹太守轉飭徑解尊營局中發兩批一萬
三千兩想可以次接得縱兩處無銀可撥亦不慮也
潤公所處獨難已於初三痛陳之然語多含蓄須令
人尋味於意言之外恐未能制人而反爲羣小所甚
耳迪庵厚庵兩軍直下潯陽如能速下固妙然江西
各郡未復遽扼潯陽是以絮塞壺口恐其四出橫逸

將於楚邊取道以趨上游之勢故此時江西之防剿不可不急也老謀以爲何如通山事較易於興國然數年未露王化鄂省久以度外置之欲一一查辦恐非旦夕所可就緒邢公樸實而才略非所素優未知能了興國之事否也自張石帥去後湖北無好督近聞大官專以釀亂爲事尤恐一擊不中惡益張此則關乎兩省治忽之機非人力所能及也靜觀天時人事每用深憂劉蔭渠已克新喻蕭濬川由上高搜剿而進爲兩路攻臨之策周曾尙與吉賊相持廣西賊因楚邊防禦甚固轉竄興安此時新甯較東安稍

急然已有備矣

與王璞山

亂民不難於殺而難於訪查的實打一仗易辦一匪難乃通明之論此可見武夫易得良吏難得良吏而兼將材者更難得名將而兼良吏者更難之難者也爲此言者其知名將良吏之心乎武漢克復二十四日克武昌縣二十五日克黃州府厚庵水師之功居多水師迅速易成驅風走雷之勢擬遂下擊潯陽如其順手則又不過旬日之功所慮根本未固終有四年之事蓋彼時僅防北岸差池而江西大局完好今

則北岸猶吾大夫而江西處處皆賊吾攻其前而賊
且出吾之後也武漢三失三復人物彫盡不稍稍停
待填撫之無以壯上游之勢而爲滅賊之本已詳致
濶公屬熟思之傳曰國君不可以輕此之謂矣所論
臨湘事似實不誣中丞原擬卽時易去繼因漕事正
緊不得不稍待之恐驟易生手則觀望者多也天下
之亂由於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於人才不出人才
不出由於人心不正此則學術之不講也吾輩無轉
移人心之權亦無此本領但此心總要向正路走則
可共信耳石樵已於前月二十五自甯往湘鄉何案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七

首要均縛斬僅魏三僧一清陳明義三犯未獲而根
株盤互搜捕尙未及半聞鼠輩有潛聚益陽十一都
者約二百人今日甫密札三縣捕之粵西賊屢經道
州零陵各邊擊退見竄咸水東安新甯均有准備當
不敢竄楚北路速了恐仍須使君由永至桂林節節
搜羅以靖粵而紓楚患耳

答夏憩亭

丁巳

援江之軍蕭軍爲最數十百戰殺賊數千而陣亡者
不過數十其精可知然蕭之所以強則以楊田劉均
一時佳選而并隸之固非蔭渠所及蔭渠所帶楚勇

爲多此勇雖可用然從戎日久習氣已深不如楊田
劉糾合各方精銳之士又加以訓練之功較爲精當
也就人才而論則蔭渠實優於濬川不獨其心地篤
厚足以服衆且閱歷已久謹慎周密亦非濬所能及
萬載人多與濬川往來且目覩戰績故盛推之然知
兩君之深毋有如弟者濬川久屯上高以增兵爲請
此蔭渠所不爲也其幕下士多鋪張已功尤爲惡習
弟在幕府於諸君勞績知之最眞從未嘗以意見爲
親疏卽於克袁之役濬之功自小於蔭而中丞待之
無少殊蓋知蔭之心而亦思有以慰濬之心也蔭於

克袁後仍勉思報稱而濬頗遲遲蔭急進而濬緩進
必待滌帥之命而後爲攻臨之謀駐軍上高又以兵
單不遽進田忠普老虎威軍已到上高而稟中不敘
仍以增兵爲詞此豈樸忠者所爲乎去劉培元之六
百而來田興恕之千二百尙言兵單延一月則糜數
萬之餉豈不可惜中丞已嚴批督之矣攻臨瑞乃顧
江西大局若論湖南大局則吉安亦不可緩弟與聞
帷幄之議所圖者國家大計爲天下大局起見則江
西不可不援爲江西大局起見則臨江不可不復尊
諭所云成心私心則早忘之矣楊寶峰一軍應穩駐

萬載爲是蓋萬載毗連上高高人心甚壞不僅英溝嶺匪徒爲可慮蕭軍恩恩一過斷不能淨其根株聞科慶尙未伏誅瑞州尙未克復萬載豈可無兵駐守來諭擬令進攻臨瑞臨瑞旣復卽往攻吉安此殊不可以言會攻臨瑞則臨瑞兵力不爲不厚以言乘勝攻吉安則臨瑞若復兵力更覺有餘何須楊寶峰一軍乎萬載爲兩省衝途餘孽未除防患不可不預此枝移駐豈可再移中丞前已札飭不得擅調矣至合江西湖南兩省之力直趨江南此言雖壯而勢則未能湖南以一方兼支五省非中丞之知人善任則斷不能非官紳一力維持則此局早壞援江西已屬竭蹶不支更何能遠圖江南乎至江西則民困已極自顧不遑全省蕩平之後收拾殊不易恐亦未能語此耳滌公已發實收二百則勸捐有資昨劉峙衡來信欲親家以捐資濟瑞軍此枝兵馬斷不可令其空乏想親家自能知之勸江西捐供江西餉楚省不復分惠想亦江西所共諒者也辛雁發死有餘辜其積蓄亦自從賊而來殺之而籍沒其家亦是正辦蔭渠爲之緩頰乃婦人之仁中丞已札萬載解湖南審辦矣所以不卽在江西辦理者原以蔭渠旣有免罪

之札不使其爲難且無以安反側之心此犯解南亦不遽殺但不任其安居萬載致有不虞耳經筮世姪氣質甚好但須多讀有用之書見面卽教以道理斷不吝氣弟平生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卽面糾之何況子姓此卽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見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僞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一笑

答王璞山

覆書至敬悉義心清尙不汲汲於一官一職之爲識量宏遠矣東南羣賊縱橫正志士枕戈之會鷹鷂方逐烏雀而遽以一枝借之亦何爲者吾輩若爲官秩顯榮計天下何賴有此士乎皇路未夷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方待援拯而不知者輒欲私爲已有以博異日薦賢之名而就此日之緒其識已隘而其相與亦已薄也崇蒲二通之未卽安帖中丞憂之其令老兄兼督數縣團務亦非以潤之中丞之故潤之前誤以麾下北伐爲默助之意其用心殊淺至崇蒲二通不靖而吾鄉之巴臨平各邑亦將不獲安息此亦事所必然所謂利則俱利也駐師岳陽如猛虎在山兼督數縣之團聲息聯絡有警則捲甲趨之較之久駐

一隅令賊得測吾進止其利鈍迥別卽爲鄂計何獨不然耶同爲一事而公私義利不可不明公則所見者大而不遺乎小義則不言利而自無不利頻年與諸公小有周旋竊歎人之用心至難同也安得盡如吾輩坦率無他腸哉老兄以觀光爲詞似太落套而簡放湖北一道殊可不必中丞擬附奏勿羈以職守俟事平徐議所以處之似較得體羅山迪庵雪琴何嘗不簡放責任亦何嘗一日不在別省乎與胡潤之

宜昌賊竄當陽聞甚無多或可盡滅不至由松滋入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三

禮乃大幸耳傳聞有召回已散川勇之說則楚禍恐尙不了川勇不可用非勇不可用實則川勇乃川匪耳已遣復招則示之以怯恐以後難遣遣則復變也鄂省不過暫時難支若論商旅之易通財用之易致左右伸縮均足有爲則用湘不如用鄂遠甚閣下所深惡者鄂之吏治軍政也鄂之兵將鄂之官民固難與圖存然必欲舍鄂之官民兵將而別思圖存之法則亦有所未喻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起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又聞三代不易民而治是官民不足尤也楊忠武爲近代名將三省之事首尾七年諸將

疲兵隸楊數月則爲精卒古人謂有強將無弱兵此其徵也今欲盡以湖南兵勇易之無論無是事且亦多費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勞何益戚南塘以浙兵赴北此不過始事則然若謂盡遼薊之防均以浙兵實之此豈三千之數所能耶張石帥赴鄂僅以岷樵四百楚勇自隨此外則湖南鎮筵乾州之兵耳然亦不過三四百而止鵝公頌之戰則襄鄖兵亦多著戰功不盡恃湖南兵力弟在石帥幕亦不肯輕調湘兵不肯輕費湘省物力數月之久僅調南省火藥三萬礮位百尊銀千兩錢一萬貫而已假使石帥不移

山左吳澂帥不速來田鎮其不可守乎閣下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嘗試譬之草皆藥也能嘗之試之而確知其性所宜炮之灸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則專用雜用均無不可否則必之山而求榛必之隰而求苓烏乎可且烏乎能也曾滌生嘗歎人才難得吾曰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稍長者吾令其爲九人之魁則此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見在湘省所用皆滌公用之而不盡或吐棄不復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滌又往往

見其長而欲用之矣然則滌之棄才不已多乎閣下
開口便求將才談何容易然實論之將才雖多閣下
亦未能識未能用也頗牧起翦今無其倫拊髀興歎
宜矣張榮貴鮑超之選豈其少乎丁篁村唐義渠又
豈少乎東征以後曾滌生所欲調而未得者周雲耀
王璞山耳湘省支持數省豈僅恃此兩君乎非知人
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
道不能得人之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
非用人之朝氣不用人之暮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
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閣下亦於是講求之而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三

三

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一槩
吐棄之恐徒勞而無益耳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聖人示人用人
之法也痢疾緣外感而起然下痢既久則正氣必爲
所耗上則簡思慮以養脾和陰陽以利氣藥物可無
須耳補劑想已服過不少恐所補者邪則病益甚克
伐之品則固不宜脾可悅而不可鬱脾恃心氣以養
心氣須常遣紓暢則悅而不鬱蓋留意焉

與曾沅浦

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

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游可以自主
卽如營中兵勇有父母之喪者不俟允假卽行回籍
帶兵官能聽之乎況滌公受 命討賊金革之事無
避古有明文當此世局艱危之時豈可言去昨見江
西福文兩公咨鈔奏稿懇畱滌公恐亦不能久居喪
次也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君子不奪人之喪亦
不奪其喪苟非萬無可去之理弟獨非人子哉尊處
在吉安所統二千餘人正在攻圍喫緊之際文君資
望頗淺薊泉與各營官不合皆弟所深知者臨陳易
將已屬萬難況實無替人乎滌公所奏於兄在吉安

能否回籍一層已經說出此時兄自思如何可去也
勉抑哀忱卒歲斯役則慰先靈者在是固軍心以濟
時局亦在是矣蔭渠旣挫之後宜春分宜團衆感念
恩德集衆數千助其堵禦賊亦未來二十四日仍遣
勁卒二千前赴新喻防勦蔭渠死傷不過數百惟隨
營士民商賈所損不計其數亦大劫可痛也蔭軍復
振蓋亦蔭渠醇厚之報省局發槍礮帳棚餉銀軍火
絡繹不絕蔭渠所部健將李承立李明惠漆盛年於
二十一日自家銷假到分宜恰與之會士氣亦振王
璞山勁勇三千餘兩三日內可以取齊前進因與璞

山面商賊不追襲蔭軍者志在援瑞援瑞必猛撲蕭
濬川一軍此軍各營前面阻水爲固賊難徑過地勢
較好只須穩紮穩打一時或可自固璞到分宜後與
蔭熟商或蔭軍能自固卽遣赴濬軍助其攻擊截賊
援瑞之路庶瑞軍能專力攻城杜其北竄如瑞郡竟
下則合勢以攻此股援賊只須劉時衡一軍敗之必
矣若能遂將石韋黃吳諸逆殄滅淨盡則不獨江西
大局好卽東南大局亦好矣未知局勢究竟若何姑
盡人事所能到者爲之草此卽慰孝思惟強食自衛
千萬爲要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四

與劉峙衡丁巳

饗項拮据可想而知潤之中丞處一萬七千尙止能敷到年底轉瞬又到四月矣量沙乏術羅掘無從同此憂灼本省援江之饗每月將近九萬餘仰屋而籌日憂不繼然尊軍之忠勇精整久爲中丞所深賞斷無膜視之理已飭局代籌并面與方伯諸公商推矣但恐杯水車薪不能大有所濟此時只好節節做去得過且過耳粵西羣賊合窺桂林省門數里以外皆賊勞中丞一意主撫效遂至此南路防兵僅二千有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一

餘賊則處處皆可竄越甚爲可憂看來璞軍亦未能久於江西也滌公不佞 朝命遽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事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只可聽之平常無事時督撫在任丁憂尙須候 旨始能交卸豈少司馬視師其責任更輕於平時督撫耶 聖意雖極優渥然受 恩旣重則圖報愈難問心亦倍覺不安矣瑞賊所望者臨江之援外援不至則斷無久踞之理前書所云尊軍須防北路者非欲其分軍設防但賊若北竄必爲鄂湘兩省之害非尊軍捲甲疾趨則不能盡數殲旃必貽後患此時鄂岳一帶已無

重兵也臨江各軍信均言賊有紛紛東竄之說未知
是何主意

或係窺犯章門以掣各路之肘亦未可定

日內璞蔭濬三軍必

已進紮若能速復臨江則吉安瑞州之賊亦斷不能

久踞耳

與王璞山

前見公牘知二十一日由臨江拔營赴援吉安頃得
吉安二十八日報聞麾下是日已將水東援賊營壘
踏盡斃賊頗多快慰之至名將舉動與眾不同如此
攻城之不如野戰如此皆意中事也中丞公前札調
回省時弟固料吉之未必無事而函中微著活筆者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二

此耳今日接潤之三十日六百里信云翼賊率賊數
萬由安慶來二十六日抵彭澤其意似在援江擾鄂
迪庵以四千餘人駐營潯陽恐力有難支鄂省興國
一軍已盡數調赴北岸剿蕪州之寇境內空虛設迪
軍不支則鄂省南岸不堪設想若由饒郡而南則直
撲章門或分援臨瑞皆意中必有之事諸軍頓於堅
城之下專以長圍爲得計似非十全之策蓋賊止一
城則悉力鎖圍待其久而自斃可也今賊以數千之
眾綴吾數路之師我兵少則不能合圍合圍則不能
分布之用師老餉竭求與賊一戰以決勝負而不能

而賊得以其餘力肆毒他方迨吾力旣竭而仍以大股乘之每爲所敗於是并長圍困賊一著亦不行矣是宜早爲決計以挽大局弟上年曾以擇要地堅築老營分兵四出肅清旁縣爲說其築老營也如城然取其小而固多開槍礮眼多置槍礮專主守其分兵四出也務乘機蹈瑕相機策應專主戰城賊如撲營則以槍礮轟之亦如我之攻城必傷精銳也賊如圍營則游兵回援可以夾擊賊如分股游掠吾亦分兵應之是我常有爭鋒逐利之事得反客爲主之勢不強於老對堅城求戰不得哉滌公時以爲然而峙衡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與蔭渠均不謂然亦未敢強也老兄試一策之以爲然耶否耶賊自堅守潯郡卒挫官軍後更以守城爲得計而官軍長於野戰短於攻城賊則長於守城短於野戰賊避短而用長我棄長而就短勝負大略已具於斯曠日廢時損傷精銳實爲不值也老兄旣破水東之賊未知城賊仍敢過河搗戰否如不過河搗戰則亦無賊可打須仍復還臨郡休息士卒一面偵探賊勢再爲定局如賊從饒州而上則不撲章門卽接臨江耳自宜暫畱臨江以待之如賊已由彭澤過湖口而至潯陽則其意在攻迪軍援瑞州由間道截

迪軍之後以犯鄂可知迪軍僅四千餘人恐不能支此巨寇麾下若由瑞州取道而北奉新靖安而至德安則可遙爲迪軍聲援兼可顧攻瑞之師矣如賊繞迪軍之後以犯鄂則其道必由瑞州德安距瑞昌不過百餘里若出其不意擊之亦必可獲大捷自來官軍從不知用奇亦由不知地勢與賊情耳今翼賊已至彭澤援江犯鄂已無可疑而官軍皆爲賊所牽制不能動作勢殊可危老兄精於用兵每能出奇制勝翼賊雖強且多然非老兄對手幸勉爲之成此大勳除此大患實所禱祝求之者耳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四

與王璞山

前日接吉安軍中書言尊軍水東之捷酣暢淋漓甚爲快滿今日再持書至知捷狀無異而易君普照竟中礮殞矣吉語已知其確而此惡耗則始聞之爲之汨落此君樸勇可敬不意其僅止於此老兄連年百戰此君幾無役不從想更難爲懷也已白之中丞公爲請 優卹如照參將例 賜卹可望得 諡并請入祀省城三忠祠附主羅忠節公側以妥忠魂而塞老兄之悲水東之役殺賊幾盡眞爲大快若得數大捷如此者凶威必挫而據城之賊亦當膽寒也萬安

賊眾多廣東棚民與江西土匪當已竄散無須大兵
追剿以虎搏鼠殊爲不值耳周鳳山無須深論李金
暘則可爲盜而不可爲兵者其性情氣質與其作用
如此無足怪上年冬閒弟已聞其投於鳳營所以未
卽按問者以其爲周光庭受降之人渠聞光翁之死
痛哭不自勝謂其猶有人心也不意其故態屢萌如
此胡達人之餉原議由黃南坡支應黃因餉項艱難
遂推之省局此閒亦曾屢濟之惜柵局稅釐日衰無
可籌措然龍泉事無論速了遲了當再爲設法蕭紹
鈴則恐終不足用其勇多痞徒行軍無紀律事平必
急撤之柵州一路須得良將恐須畱達人於彼不能
隨麾下也臨江自尊軍拔營後新營旋即撤去蔭軍
似尙餒峴莊病未全好聞於初六日始從新甯起程
赴臨江望後當可到營也粵西賊似無能爲邊隘尙
可支重新鼓鑄須俟之異日此時能補苴罅漏卽萬
幸也滌帥自前書抵悟後卽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
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昨
此閒得 寄諭欲以弟幫辦滌公軍務而問可否
論中又有云左宗棠無意仕進與人難合其爲 帝
心所諒如此自念非材備深慙感然恐合之兩傷如

何如何子春甫起病將來必如尊指來書已轉達矣
光翁事決當盡力前與人樹說屬到堂有事卽與弟
商保不誤也目前最要之件另紙書之以備採擇如
其斷然行之必獲大捷其造福江鄂者非小願畱意
焉

與王璞山

樂安賊數雖衆然究是潰匪合併心不能齊而勢不
相下且膽已破矣雄師壓境或竟望塵而奔特患其
急竄撫建又據堅城以待我耳老兄一軍颯發電舉
此時實有風利不泊之勢一切進止中丞斷不遙制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六

其實兵機因敵而生瞬息千變即老兄亦難自制也
如天之福事機順利雄師所向克捷而瑞臨吉三郡
有一先復則兵利有餘老兄進退綽綽實爲幸事否
則亦費躊躇總之此時將材太艱求如老兄者固難
求如峙衡之精勤有氣可恃爲固者亦殊不易得也
嘗論用兵須全體周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才
爲萬全能此者幾人哉若再得峙衡亦出一枝游兵
則左縈右拂事半功倍矣蔣薌泉已抵界首大約興
安之賊全力抗拒靈川所存無多能開一二次大好
仗則逃散者必多但聞三路合剿而全州兵勇居其

兩路恐賊專蹈其瑕而楚軍將爲所牽動也粵西諸

郡淪胥

南甯太平相繼失守平東柳州潯州尙未復桂林則皮膚僅存耳

氣息繇憊

誠非重新鼓鑄不爲功此時暫作補苴計耳鄂省空虛可慮之至若再有數璞山者錯落布置其間則東南大局速好矣如不可得何哉一嘆

答王璞山

前兩書奉寄意欲麾下出奇兵以保江鄂大局其時屢得潤公飛報及李迪庵探報均言石逆由安慶抵彭澤也今夜復得潤處所示迪書又云石逆尙在安慶其來彭城之賊又回安慶不知何作然江鄂之間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七

形勢自稍鬆緩

北岸尙緊恐終不支

晨間得老兄所發一函并

詳覽公牘知初九初十沙溪藤田大捷十二日逆賊就戮之詳雖不可聞然三次大挫鼠膽破矣詢來勇

云留駐水東之軍十五六日必可抵營尤爲欣快賊氣竭而我正盈又濟以生力之軍蔑不克矣老兄用兵善持其氣而平日工夫視當時諸明公爲優故能屢挫巨寇樹立偉績爲天下雄來書氣愈旺而神愈斂一語直揭古今用兵要訣非深於此道不能說亦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知果能此道矣則靜專動直雖千萬人何懼焉此股殘匪及樂安之賊皆冗慢雜湊

再數戰後當可收功此時北路尙不甚急正好以暇時掃除此股絕瑞臨吉三郡賊援庶西三郡可克也用兵萬無遙制之理卽以昨事而論麾下若仍駐臨江則水東賊勢日張萬安之賊悉衆來會而吉軍破矣麾下剿除水東之賊孰知巨股又從甯都而來耶從甯都而來之賊不知麾下破水東之威以爲易與又覩其部衆無多故敢一再挾其驕盈之氣而來而卒爲雄師所敗若萬安之賊則甫與水東餘孽會合故知其不可敵而走避樂安也逆賊橫行江西未經幾次大挫故氣特橫瑞臨吉三軍爲堅城所阻難以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八

展布弟上年卽力主精兵游剿不攻堅城之說而引領東顧無足語此者麾下之來江曾力請於中丞公於札中直以注力賊多兵少之處不專顧一隅爲主蓋逆知一入江境則諸公皆欲得名將精兵自助百計千方號呼禱顙而不暇顧及大局也湖南出師援江亦以固楚其實固楚援江分之四字合之亦祇兩字能固楚則能援江能援江則能固楚在此者則知此處之急在彼者專知彼處之急於是於援江二字又析援臨援瑞援吉爲數端不知不合大局而通籌之一處有失彼兩處者能獨全乎湖南以援江爲大

局不能以援一郡爲大局也吉安黃趙諸君之請老兄爲統領中丞已駁之矣東坡詩云人世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誦之莞焉樂安之賊旣與殘匪合併必亦有來撲之事如天之福再痛勦數次則此路之患當稍紓若乘勢而下撫建則亦恐此時力有難能野戰易而攻城難此一說也得之易而守之難此又一說也旣下撫建自宜由湖東趨饒州而抵湖口彭澤會迪庵之軍以圖潯陽曠日持久頗難期必儻三郡一有疏漏則我致力湖東而湖西早已鼎沸遠不相救其如之何故愚意樂安事了之後仍須隨機酌之如瑞臨吉有一先下則兵力可分局勢又當一變也石逆旣來安慶其注意江鄂可知此時雖尙未大露形迹然數月來必有全力上犯之舉鄂恐不支也胡達人是一好手然龍泉南路甚空恐未可調以他往且渠係桂東人所部皆桂東勇恐桑梓之念切未必願來看來龍泉賊當於月內出走且緩以俟之吳子序議論才辯最易動人未必能戰新淦未知可克否豐城之警尙未得蔭渠信峴莊已促其速赴臨江矣

與王璞山

從公牘中得悉六月初一初三日兩大捷情形喜可知矣而鈴峰大捷之稟至今未到當係來勇途間患病所致未知其勝狀何如賊愈殺愈多愈多亦愈不能戰以不滿兩千之勇轉戰數百里殺賊二萬數千古名將所不能者璞山能之眞可佩服璞山以治心之學治兵克己之功克敵知兵事以氣爲主而多方養之俾發而不泄泄而不竭故其勞烈遂至於此世人但知其神而不知其積累曲折之故卽多爲贊頌之詞終不能道著一字也酷暑遄征士卒勞苦殊甚空手走路尙易生病何況日日與惡賊周旋乎堪戰之卒僅止八九百衆寡之勢太懸終爲可危人樹兄過此曾商及添募老勇五六百今日在萍薌道中寄一片屬增募四百合成一千陸續送來以備更替均遵照辦理但恐緩不及急又如之何胡達人龍泉事竣意在撤遣中丞已飭其暫畱龍泉宜章報謝落花竄入戊王坑擾及秤架已飭魏喻義帶桂勇往剿賊不滿千原易辦理未曾調達人者恐麾下之需調遣耳前書斬不與公亦未定之詞公牘批札中無一字也達人才實可用然未知定力何如桂東一軍之起乃黃南坡郭意城之意原議由吉安支應不以累省

局及至缺欠太多黃遂具稟此由湖南札調應請省局支應而當道頗不然之計省局前後支給僅數千兩今日接胡達人吳貫槎稟所欠尙三萬兩局中亦實難籌措近時如黔如粵西如鄂如瑞軍均須吾省省酒待客函咨之外繼以 廷寄不得不勉思接濟涓滴之源何以堪此耶達人一軍如赴尊處之調應由尊處一面具稟請給月餉若干庶局中亦無詞諉謝也鄂中自蘄州曹家河大潰後潤公赴黃州收輯潰卒力圖扼守以遏上犯之路然武漢空虛無一兵僅恃數千潰卒勉強支持賊若由麻城黃安出河口

則徑抵漢陽之背大局殊不可問時衡株守瑞郡

恐不

免有兵勇潛通接濟之弊吳興普所部不可恃也

克復無期鄂督日以八百

里呼援何以應之麾下正勦辦得手之際無論雄師一撤不但撫建甯都之賊必將接踵而來卽樂安新淦之賊亦可爲臨吉兩郡官軍之害江西事勢恐不支然以天下大局較之鄂重於江以賊勢較之江賊尙是屢挫之餘鄂賊則方張之勢中丞前此加札奉調實亦出於不得已非闔於機宜也蔣薊泉初七初十十一三戰皆獲全勝已偪興安而營賊自燒其城外營壘閉門拒守看來事當易了惟恐仰攻傷我銳

卒耳平樂未復江永道邊防尙可恃南路或無虞黔
事亦極順利惟江鄂之憂未艾也

答王璞山

接前月十五日頭陂一書旋聞吉安之敗今晨始奉
兩書一由廣昌發者一由永豐藤田發者并從公牘
中祇悉一切廣昌之捷早在意中璞山如龍團衆如
雲倏隱倏見莫測其妙真絕世奇才也然其得手處
仍在節制精明四字近時能窺其妙者惟我與翔岡
耳鄂省之事自潤公力扼黃州大局漸穩然不能棄
黃梅而更益兵援之恐終無是處潤公以巡撫督兵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而所謂節帥者得遙制之所以難也迪庵未過江北
希庵已由興國過江援龍坪尊處所聞未確大抵鄂
省地濱江湖利在舟楫此次不至如五年決裂之甚
者固由堅扼黃州之力亦由水師赴接江湖之險節
節格礙賊不得逞耳然秋潦潮盡秋穀已登吾恐鄂
憂未艾正未可以暫時支撐卽爲幸事吉安之敗兄
聞而憤氣填膺尙未知瑞城賊逆由北岸竄出數千
之事中丞公備知兩事底蘊將來不免有一段議論
老兄所見極正此亦天下古今之通義也蔭渠太平
之挫苟非復振之速亦尙不能免議何況此兩役乎

龍泉之功鳳山專之且稟中於達人處時舍傾陷之意中丞早燭其隱正擬繕奏而江西中丞卽據鳳山稟入告矣自當補牘據實陳之至桂東一軍餉項向歸吉安太平支應議定後然後請中丞下札今春復上稟請由省局支應中丞惡其面謾不肯通融僅發銀六千兩而已文輔卿接帶之吉字營欠餉三月餘各弁勇鼓譟兇索竟闖一湘勇未有之局此軍本沅浦所召其帶勇援江亦其自請而後下札者今以奔喪歸一去不顧坐令此軍釀成奇變將如之何今日文君有公牘來言衆勇環謀求三月之餉形勢洶洶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萬不得已許給三月限十日內發給然後退去特專弁來此坐領此軍旣不由此閒調度惟向此閒索餉有是理乎文君長者受此奇屈殊代不平且恐湘勇之禍從此起矣中丞已嚴札催沅浦速赴營中料理

答胡澗之

得七月初二日書知張文煥何紹彩等打小勝仗亦足慰心尊書於養氣之說未知其深終是打小仗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解此者其璞山乎迪庵以下未足語此近得一奇士頗能似之見令募一千二百人四月後必可打大仗成就當在峙衡之

上且緩再說海瑛是前年所拔者人甚聰明而頗有浮動之氣見置之安鄉卡中且磨礪之以滌其年少子弟之過再看何如丁華先澧州人鄉曲有志之士稍近於夸蓋其土風使然澧人多任俠而少真氣畱心久矣伊輔先生見人談忠義卽忠義見人談兵卽兵其賞識蓋因自璞山所來耳若其真才璞豈肯放之乎葆芝岑甚有吏幹此間兩次特保之人其母不樂其遠出此間亦不放也如其奏調仍是一奏了事來書云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并無愚人此論極透而往往觀老兄行事卻亦不免豈非明有餘而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誠不足耶太凡人習慣則難移程子見獵心喜惟程子始自知之故曰變化氣質爲難也璞山廣昌之捷又殺賊三千餘聞吉安之敗始歸藤田先擬進剿新淦聞賊有到樂安之信故少俟之此軍回則臨吉兩郡有可恃矣前書擬屬時衡抽閒打新淦惟聞瑞賊竄去三千餘而城賊仍負固不出葺事尙無期時未必能抽閒前去而尊軍旣出終是可慮時衡仍當催其速赴鄂中以鄂中派援之將回援鄂中江西中丞豈能阻之璞山非俟江西肅清不肯赴鄂以大局論江西爲賊所必圖賊數之多尙數十萬較鄂尤難支

而通省無一良將亦終是不了之局璞意之欲畱江西以身自任亦難得也滌公仍請終制 批回准其暫畱籍終制如江西有警再赴江西而其所陳爲難之處概無一語及之此公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鄂中官吏多湘官湘人往往以湘之利獻於鄂爲自媚計而不顧大局湘之木稅征於湘則爲橫征暴斂征於鄂則爲名正言順鄉中有一笑話與此正相似有兩昆同立門前弟持一萊菔生嚼之甫入口乃兄自旁批其頰詈曰清晨不宜喫生冷物奪而啖之此一事也川鹽官運我爲畫策而閣下採之乃常

德設棧盡籠湘省鹽釐之利使我爲湘人所不容此又有一笑話有兩人商偷其鄰之牛者一人爲之畫策曰吾鄰牛圈與吾牛圈比當從吾圈鑿牆而入吾先之子爲吾詞及偷者方牽鄰牛而人已牽偷者之牛遁矣凡此皆瘠人以自肥者之資也市井盜賊之智而官司行之了無愧怍方自詭曰吾籌餉之工也損湘以培鄂仁者不爲況湘亦何負於鄂乎鄂所藉以爲詞者東征也昔滌公東征自岳州出境至田鎮所食皆湘餉武漢再陷以後鄂省何事不資吾湘頻年以來吾湘抗五省之賊每歲百數十萬金

見在出境援師

已二萬六千若地丁錢糧漕折僅敷額餉廉俸應支各項

此百數十萬者全賴捐輸釐金而捐輸屢次搜括已無可著手閣下忽創爲捐米之局而制軍昨尙欲交岳州勸諭不過微變設局之名於是而捐輸無望矣釐金一事江粵黔各邊方用兵路途梗阻商賈絕迹近惟安鄉岳州兩卡每月可兩三萬貫而鹽稅爲一大宗今議官運之鹽湖南各卡一例放行而原奏商販得隨官運之後是以官運帶商販而無商之非官湖南鹽釐卡局可撤矣原奏所云楚省引地袤延數千里之大此語將湖南併包在內運思誠巧耳吾不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六

知天下何處非引地以食鹽之地而論則天下皆引地也不獨楚省以行鹽之地則鄂與湘同一淮鹽川鹽潞鹽引地也並無所謂楚省借官運二字奪吾湘鹽釐之利歸之鄂其術耶其誠耶設棧於常德委員駐棧督辦發往長沙益陽等處分銷是以常德爲沙市宜昌耳奏所不及則以督札一紙行之閣下方謂天下惟下愚之人乃好用智術稍聰明者斷不爲之誠不足欲以術濟之亦由才短故耳有多少好事不做偏要以攘竊爲生活可笑此舉其下愚耶其聰明耶近苦目痛兩眼忽不識字前承寄張仲遠所議漕事稿不能著筆

本亦無從著筆非盡飾詞也

敬謝不

敏蓋吾亦有智術焉將勉強試之矣一笑

答王人樹

得手書具悉一切璞山靈輒已改道永新此路尙穩
想計日可到茶陵三品大員并無奉 諭旨乃可運
葬之說中丞痛璞山甚已爲請二品 卹典并 特
子諡法 誥封父母二品想可 允行璞山以書生
馳驅戎馬屢著偉績爲古今所罕有所謂我 國家
禮亦宜之也承示思親念切急欲言旋此乃人子至
情況介弟新喪靈車到門尤老人痛心時乎中丞前
於璞山凶問到時已體念及此特將璞山所部奏交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七

凱梅兩公分帶亦實以事出無奈故耳凱梅兩兄久
勞於外來示謂其不能勉事戎行此則未能體中丞
之意矣卽兩公有書陳情亦斷難邀允尊意擬概請
裁撤原以璞山一逝全軍之氣爲之一散而凱梅兩
公若不肯銳然自任則此外更無可分帶之人恐歸
無益所見甚卓然此軍素稱精勁爲璞山一 lifetime
所在亦 國家脂膏所注今因璞山新逝遂盡撤之
璞山生平報 國之志未伸而年來搜括供支以養
此勁旅者亦付諸流水矣是何可哉老兄宜力勸凱
梅卒成璞公未竟之志甞勉趨公殺賊報 國方爲

兩得未可徇其私情置大局不問至江西撫軍委札則宜速繳之此間已鈔奏稿移咨渠亦不能見怪也省局已解餉來營聞尙在袁州想易到手其所欠之項已與中丞說明勉力挪湊再解胡達人一軍中丞已飭歸梅村一併統帶老兄將軍事交付凱梅之後料理璞山經手事件便可言歸儘可無須著急此時尊府想已得報不知老人悲慟當復何如然璞山獨有千古死而未死亦可稍慰惟江楚大局可憂而國家失此名將則殊可惜也

與胡潤之

左襄公書牘文節要

卷四

六

時衡旣逝璞山又以疾殞於樂安軍次天之降禍殆未有艾自哭岷老以來哭塔忠武哭羅忠節今又哭時與璞英風頓歇繼起乏人如何如何中丞詳其戰狀入告乞晉官 予諡立廟並褒其衰親想可仰邀

俞允天旣挺生奇傑振起衰懦乃不竟其施而遂奪之此何說乎璞山自援吉安以來以千餘之眾轉戰數百里倏忽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所殺賊不下四萬有奇近世戰功之鑠罕有倫比剛毅明決用兵如神非獨江塔羅劉所不及卽求之古名將中亦少概見不圖其不死於陣而死於病也人之云亡我哀何

既峙衡舊部儘有佳者其士卒多係新招入伍未染惡習若李寶賢劉連捷皆與黃澤遠等其弟騰鶴亦勇士周福昆頗貪詐然峙亦知之未嘗假以事權不足爲其軍之害江西不欲捨其軍卽令騰鶴代領其衆所欠之餉給以四萬其軍遂安聞已來新喻助剿吉淦撫建之賊此時東南惟江西賊勢甚盛峙璞連旬星殞一省無一辦賊之才恐勢不可支則峙軍留於江西亦未爲不是但江西上游於軍務全不知其底裏好以意爲之如峙衡死則以其弟代領其衆璞山死則以其兄代領其衆不知軍心之屬與否及其才之能堪與否也璞山逝後中丞已委張太守運蘭王太守開化兩君接帶雖不能如璞自足供驅策亦璞山所賞耳

答王梅村

十一日戌刻書到仍辭帶勇之任實非所圖老兄謀勇兼資疊著偉績已爲天下所共知縱如何謙抑亦不能見信於世方今時局艱難正賴賢傑挺身任事共與維持救得一分是一分幹得一事是一事豈可遇事推讓置天下大局於不顧東南數省以湖南爲根本湖南頻年所以能支持至今者亦以數書生不

畏難肯任事之故趁此時事會從容練出一兩枝可恃之軍人才接續而起大局或尙可有爲若到倉卒之時選將募勇事恐無及中丞所以札致尊處者亦非欲急於調遣蓋預爲綢繆之計尊軍旣成之後將來或仍與凱章會合或與黃子春新軍會合或別當一路均可再商所有勇數或多或少均隨尊意裁酌幫辦旗長百長諒有熟手至散勇隨處皆可招致一切事宜無不可隨時函商幸速爲圖之勿再推卻爲望也

與胡潤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數日未接手書未知太湖復陷之後多鮑能力扼之否江西無了日安徽亦無了日封疆將帥不得其人則大難固未已惟公與我著忙耳吉水十五日又獲大勝張凱章知以守爲戰而賊悍而愚欲效官軍攻城故智宜其挫矣得力全在畫贛而守又在一軍渡贛而守吉水以水師護之

不然則縱能絕賊渡贛不能以戰爲守也

故能

顧臨瑞吉大局搜得賊中密帖蓋未嘗忘瑞州其意仍在與潯賊通氣耳此時吉水雖能穩住然上游之太和萬安均可偷越江西遮將一軍原有礮船恐其不能拒賊而反以迎賊則無如何耳彭雪琴處分一

兩營入贛江助堵之說未知何如已啟行否冬令水落三板須多惟長龍可少也蔣薊泉克復平樂府首逆就擒殺賊總在兩萬以外此才亦頗難得惟心地不純淨才氣太露則少讀書之故也然在廣西則實見所未見矣人才用不盡總要用當其才楚才之經滌公吐棄及自鄂歸者一經拂拭訓練便各揚眉吐氣亦不可解鄂省釐金之旺本在意中每月四十萬緡何其多也此法本傳自湘中當有以津貼湘中得二十萬緡足矣乃是情理漕政必不能精蓋師其法而不能師其意耳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答王梅村

凡事慎之於始庶可善其後尊見極躋一一條答於後

招勇莫難於得幫辦求適其用者有能信其心者無此確論也凱章處先分一旗回則幫辦亦必有與同回者見在此軍歸滌公調遣正當奏請援皖之時中丞札飭分遣一旗先回則不可而弟與凱章商之與滌公商之則或可也俟尊軍招集則仍分一旗還之或先招一旗往換一旗回何如

勇數不可驟多驟多者心性未孚長短不知將不識

兵兵不識將與烏合無異耳今議不必拘定千名五百名之數隨所得多少可也

湘勇募者多應募者少此時倉卒招集必不能好尊意招期必須寬展一定之埋中丞之札亦非欲急於成軍於從容之時預爲料之急切之時可以得用此微意也

招勇之費宜預爲籌領一面開招一面請領各項隨時造册報明此固無例然不必例也例以待庸人非所以待豪傑弟請爲老兄任之

招勇未齊之時散勇日給口食錢數十文百文而止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百長什長隨尊處議之成軍到省請坐糧由省開差給行糧多少之數均隨兄自議長夫給銀一錢又無以服各營長夫之心在本省給銀八分出省給銀一錢何如此須再酌

各營招竣正初再行開招有何不可總之此軍乃備緩急之用非欲急速應調一切均可隨尊意爲之耳閩賊竄廣無去路仍是竄湖南耳此時以求人才講訓練爲要吾輩不敢說與 國同休戚然與湖南同休戚一定之局但有數人能各當一路則事或可爲峴莊亦已屬其開幕矣

與胡潤之

戊午

前書屬爲保浙之計未知所答今夜思得一策聊復陳之石逆圖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衢將焉往取道富春桐廬順流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爲今之計宜令厚庵派得力營官兩三人率所部攜數月糧徑赴鎮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遏賊入蘇之路禍可少紓並咨和帥派勁勇數營薄之庶吳越之交有此一枝得力水軍尙可有恃無恐潯郡若復迪庵自賊後躡之如撫建速復湘軍亦當簡派數營與之周旋或者平吳之舉亦卽在此商之何如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三

答彭雪琴

老兄頻年從艱難抑塞之中作出一場事業舉世皆欽其功烈之盛而不知其用心之苦卽同志諸人知其心之苦而亦莫能紓其菟結也來書慨當以慷覺古今英雄失意悲咤無聊之概畢集毫端令我不忍卒讀不知世間庸妄豎子何秉心之忍也頻年以來江西事棘諸侯咫尺不相救獨吾楚出死力持之克袁臨瑞三郡合圍吉安進規撫建此陸軍之大有造於江西也控扼全湖旁溯支河俾逆賊不敢橫溢數出撓我得收圍剿之功此水軍之大有造於江西也

而江西大吏若視此爲吾楚分所應耳不圖其功而復慕之亦何說乎璞山一軍七獲大捷主將志決身殲楚人至今恫之而六次請保之奏均荷 俞允江西尙未出奏瑞州保案普劉兩軍擬保一千七百餘江西入奏者僅三百餘軍士偶語紛紛普劉無如之何轉求湘鄂兩中丞代爲設法而周梧桐吳竹莊兩君經湘鄂兩中丞劾奏者江西又必茈之是非不明賞罰因而失當人心不同如此實亦難以推測矣來示云云尙止見水軍之難而不知陸軍之難更有甚於此者吾湘義聲著於遐邇祇知以大局爲重斷不以薄物細故傷彼此之和然爲江西計之縱盜賊掃蕩全境晏然恐亦難免後患耳石逆大舉竄浙圖解金陵之圍江西暫紓一時之急然兩浙完善與江南相爲表裏又海運所自出形勢更要於江西若有如吾湘凱章觀察者扼守安仁賊亦何能由此竄廣信以犯閩浙乎潯郡卽下迪庵大軍似不能卽赴皖助勦以江西饒廣無人躡賊恐湖口彭澤難以保守也鄂居江皖之間不肅清江皖據指金陵似非穩著想勝籌必已及之

答趙玉班

所論克吉事宜及賊情賊勢均中肯竅佩服無似賊之分水陸竄者冀乘吾之不備且船筏不敷也其不敢一次衝撲者蓋以從一路一次竄則官軍入城後將悉數追徧終難脫身耳其敗著則終在不合二字官軍設閒諸著賊亦知其爲詐然有此則人心必不能固不愁不入穀中李雅鳳爲遮軍擒斬亦自快意先次降人聞殺此次降者多逃去亦意中必有之事若江西上游諸公將所解精銳者坑之豈不爽快抗拒頻年到頭仍可免死誰不思作賊乎婦人之仁但見殺降之不可不知良善之受其荼毒者已多也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四

五

答蔣薊泉

連接兩函具悉初九十六兩挫殊爲焦悶此股廣碼頗兇聞連州之匪亦往會合人數自必不少閣下以新集之卒當之自難爲力勝敗兵家常事局勢迫促之時總要和氣平心從容以待俟有機會再起圖之斷不可急於求戰反誤事機凡勇丁強而不固者多一兩次挫折人心便有動搖之勢非慎固安重將士氣養回穩打幾次勝仗不可言大戰也初九之挫由於輕進十六之挫由於衆寡不敵以見在局勢言之惟深溝高壘日加訓練爲宜俟所調各營及新募之

再到齊再移營進紮屆時湖南防軍亦當越境會剿
中丞盧閣下新挫之後士氣不固札飭宋蔣左三君
帶所部五百餘赴茶庵大營幫同守禦蓋廣賊凶燄

方張必有撲營之舉不可不預爲之防又飭李守備

金陽

卽冲天礮也有血性善衝鋒熟悉楚粵邊界情
形故遣其來此子要善駕馭以之衝鋒恐太輕
以之打接應帶所部老勇一百令加募二百前來擬

則無不勝矣再察看俟連州局勢稍鬆卽速調駐臨武之余參將

一軍與楊參將一軍由江華會剿此次所以不遽令

楊參將前來者以此君未曾獨當一面不甚放心也

十月餉已委解劈山礮當俟續解不能二十尊也劉

培元已保至總兵不能來粵黃開亮

勇而明白黃開甲來

勝張德志十倍也迪庵入皖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

城軍威甚振乃不幸眾寡不敵爲賊

四眼狗也所乘致有

前月十一日之敗聞其全軍盡覆實爲可痛之至貴

州賊眾至少亦有七八十萬幸田興恕黎平兩捷田

宗蕃思州一捷斃賊頗多尙足支持李文茂爲田興

恕所敗遁回古州聞有回竄粵西之意弟因黔鄂軍

務繁劇手畫口答幾無暇晷以致作答頗遲亮蒙原

鑒李金陽到營後須善馭之寬斷不可過嚴亦不可
歲事後卽速遣回銷差弟亦另有用法也

